

作品：蚵牙少年

佳作

得獎者：顏訥

顏訥，一九八五年來到世界上，台北與花蓮都是故鄉。清大中文所博士生，文學打工仔，寫散文也寫評論。在UDN鳴人堂與Bios Monthly有兩個寫得很慢，愧對編輯的專欄。

得獎感言

學會與恐懼共存，這是寫作教我的事。謝謝一路上拉住我的朋友，要我停下來，更安靜地寫。謝謝爸爸出借身世，讓我看見島嶼下沉上升的軌跡。一整個世代的遷徙者，都是半人，格格不入，又融入得太努力，希望我能在離完人永遠的最後一哩路上，寫好寫滿。

蚵牙少年

少年父親上台北以後，決心換一付新嘴巴。

舊的嘴巴被太陽漬得黎黑，肥肥兩瓣，掛在臉上像冬日裡剛剛煎香上桌的烏魚子。一咧開嘴哈哈笑，兩顆大門牙就蹦躑出來，不仔細看，還以為嘴裡含著翻出白肚皮的鮮蚵仔。村裡姓顏的人都有這種蚵仔門牙，倘若一家好幾口手勾手列隊沖著你笑，藍天白雲青灰海浪之間，那便是一喇又一喇的蚵田風景。

從蚵仔門牙邊磨擦出的字都是鹹的，沉甸甸，揪緊尾音一路向下，眼看與正在上升的話頭對撞，馬上又能一個旋身，後出轉精，妥妥把昂揚的語調接上。

少年父親移出嘉義小漁村之前，以為整個島的嘴巴都是那樣說話。

本來那樣說話其實好極了，在一張嘴整匹海風都往嘴裡灌的鹽分地帶，濃度不夠高的聲音，大概注定在表詞達意前就被吹得魂飛魄散。他特別喜歡以「逆」作結的問句，例如，汝是北七逆？問號的背後粘著一顆霸道的句號，讓人未有答辯的機會，只能默默把整頂帽子扣上：我是北七，謝謝指教。

這是逆的力量。以意逆志，逆向操作，方能逆轉勝。國小課本還讀過蔣公溪邊看魚逆水而上，

汝是北七逆？當然，少年父親那個年代，以上二句中間如果放顆逗點讓彼此干涉的話，那可是大逆不道。

海口人話是鹹的，海口村的田地也是鹹的。「人肉鹹鹹，會勿食得」，討債碰壁自認倒楣的時候，村人習慣摸摸額頭歎氣，倒不是自慰的阿Q精神，而是給自己留一點餘地，人生沒辦法的事太多，總得在沒辦法中尋出辦法吧。可是，老天不怕食人肉，祂既能生養你，也能隨時奪你性命。四○年代的嘉義漁村並沒有給人太多生存餘地，若不是田產本來就豐厚的家庭，單單只是活下去，也幾乎成爲不可能的任務。

少年父親的阿爸就經常煩惱與活著有關的事情。

長年憂煩與飢餓讓他枯瘦到像一條無水可擰的舊抹布，也不只是瘦，還無比安靜，你再擰他個半圈，也擠不出三兩句話。那個年代，村裡男人大都安靜，那不是對命運無聲的指控，他們只是疲累，無話可說罷了。少年父親的阿爸明白，守著兩分鹽漬的田地，遠遠不夠餵飽一家六口。地瓜還勉強能夠生長，希望則是早早就在乾土裡死去。沒有米的海口歲月，何不食魚肉？當然，他也出海捕魚，無奈日日巡過的那片海洋一如岸上貧瘠，吐不出幾尾收穫。

於是，少年父親與弟妹們老是餓，飢餓的感受逐漸嚼光他整個童年。「桌頂食飯，桌跔放屎」，是罵人忘恩負義的俚語；可是，顏家的桌上無飯可食，生蠶的番薯籤，遠觀近看都像萬頭攢動的黑蛆。下了桌更是無屎可拉，乾乾的羊大便粒粒皆辛苦，讓他們對生活滋養不出感激之情。

生活艱困如此，離開才有活路。

少年父親沉默的阿爸終於沉默地下定決心，等不了孩子們長大，就放下漁網，隻身到台北重開戰場。其實，五〇年代末，沿著台灣海峽鋪展開來的海線小村，還有許許多多個沉默的阿爸，踩在一毛不拔的土地上，做著沒有回饋的勞動。

夏季熱，中台灣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。想及家中那一張永遠有欠缺的飯桌，一如妻子、孩子們在他踏進家門時望出去的眼神，做為一個總是無法令人滿足的男人，心底就有烈火燒灼著。於是，台灣中部海口的阿爸們，口耳相傳、摸石頭過河，一個拉一個往都市求生去。找頭路養家者有之，賭博躲債者有之，有的搬到台北，有的遷到高雄。西線漁村有戰事，然而，北上南下討生活，也只是換個戰場打鬥，誰也不能保證生活從此就不再有缺憾。

少年父親的阿爸來到台北，與其他都市討海人一樣，扔下鋤頭、漁網後，拾起現代化工具，努力加入城市中正要起飛的新興勞動產業。在台灣逐漸被鍍成金銀島的年代裡，等在鄉下的孩子們瞬間有了每個月固定寄錢回家的成衣廠阿爸、製皮廠阿爸、鋸木廠阿爸、五金車床阿爸，那些他們難以想像，聽起來比捕魚種田瞎趴多了的職業，逐漸讓餐桌上有了比較豐饒的景象。

一開始，少年父親的阿爸離開土地，還沒習得在都市做一枚小螺絲釘的技能，日子不免茫然。不過，他有一雙勤奮的腳，很快地成為沉默奔行的三輪車伕。然而，生活重擔沒有卸下，反而變得更具象，日夜拖磨著他疲憊的身軀。直到跑車途中撞斷了腿，才被迫躺下來，獲得長久以來真正的歇息。

可是，歇息對艱苦人而言總是奢侈品，睡夢中，他踩踏板的腳反而轉得更快，直直踩往那個讓一家人不再飢餓，卻始終也到不了的遠方。

雲嘉南的男人與女人們，用他們曬得乾糙粗黑的肉身，做爲六〇年代讓台灣城市飛速前進的柴火，卻也經常就這樣燃燒殆盡，被時代輾過，灑落成點點星灰。

因爲阿爸那一條被碾斷的腿，少年父親第一次走入台北城。做爲長子，清早就被不識字的母親送上火車，除了安慰在異鄉負傷的阿爸以外，也要帶著讓阿母安心的口信回來。

嘉義火車站曾經是連結山海通路的重要轉運站，也是戀人們許下山盟海誓，卻都將成謊言的隘口。除了被列車拋下，逐漸縮爲一顆逗點大小的阿母身影以外，火車站天橋上還懸掛著許多天下父母心，望著一批又一批青年男女遠行到都市，創造不屬於農村的經濟奇蹟。不過，少年父親有一種鄉下男孩不解人事的傻氣，沒察覺到天橋上母親擔憂的表情，一上火車就躑躅著混沌的頭殼，貼著車窗，讓海岸從視線退開，好像退到了盡頭，夢想中的台北城就會緩緩浮起。

一個真正的都市會生成什麼款呢？鄉下孩子幾乎坐不住，興奮地想像著。

很快地，少年父親發現自己頭殼鹹鹹，漲滿了海水，藍天白雲之下，蚵田、魚塭靜靜展開，卻搜尋不到任何一個素材可以去構造都市景觀。當然，對從未離開過海口小村的孩子而言，都市畢竟是比海平面更遙遠的概念吧。

九個小時的車程裡，少年父親用阿母送行時塞進他褲襠裡的十二塊買了火車便當，一咬進去，濃

濃的豬油香、脆感青江菜、滷得黑亮的蛋就在嘴內底核爆。那是少年父親此生最快樂的一天，旅途中，他不曾憂慮摔斷腿的阿爸會不會再也踩不動三輪車？整個家是否會支撐不了而崩解？火車便當帶給他的味覺上從未體驗過的豐足，讓少年父親從腹內升起一種簡單而美好的情感，徹底忘卻此行任務該是多麼焦心，兩顆招牌蚵仔門牙情不自禁蹦躑出來，傻咧咧笑著。

於是，火車還沒入站之前，少年父親就得出了一個結論：台北一定就像一盒有豬油飯、青江菜、滷蛋的火車便當。

即便在後來的歲月裡，他變得世故，見過現代化城市裡所有疏離、歧視與欺詐；在台北娶妻買房生子，取得社會地位，真真正正成爲了一個富足、成功的都市人，並且絕少感到匱乏。然而，最初那段旅程中，火車便當之於台北的隱喻，對中年父親而言，仍然是一句無法回返的鄉愁。

有些時候，離開一個地方，那個地方才會在概念上成爲真正的鄉。

於是，初中二年級，少年父親跟著阿母北上以後，嘉義東石就真的變成這一生中再也無可回返的鄉。

時間讓空間有不可逆性。反之亦然。

五○年代的「搬家」，還具有一種古典意義，每一次離開都是永別。然而，對貧苦之人而言，離別的重量和要帶的行李一樣輕，除了生存下去，沒有什麼特別珍貴，也就沒有什麼不能丟棄。少年父親搬離嘉義時所有的行囊，除了幾件滿是補釘的衣服之外，還有一頂學校發的塑膠圓盤童軍帽。他悉

心擦好，慎重其事地挽在手臂上，護身符一樣，彷彿那是唯一配得上都市新生活的行頭。

然而，生活是一列永遠趕不上的火車，殘酷地飛馳而過，任你在後頭追趕吠叫也只是徒勞。少年父親一家七口在台北團聚後，落居在三重淡水河畔的貧民窟裡。都市討海人絕大多數逐水而居，那並非對故鄉空間的緬懷，僅僅是因為河畔易氾水災之地乃最低賤、難以發展的區域。於是，海口阿爸們又口耳相傳、摸石頭過河，一個拉一個往河畔求生去，逐漸在三重、板橋、新莊、永和橋下搭起破敗的木造聚落。即使生活裡還是有許多如狗吠火車般徒勞的嘗試，這些河口新移民也會互相勸慰：「狗仔囑治通路櫃，有福不知惜。」一隻有櫃子可遮風避雨，有火車可追的狗，還有什麼好怨歎的呢？

因此，移居台北的頭幾年，少年父親的都市印象還不如當年那一盒火車便當鮮明，也從未產生如新感覺派筆下人物對現代性「Light, Heat, Power」的驚異。貧民窟的歲月，一家人擠在四坪木造房內，光線昏聩，冬季寒，從淡水河上一路捲過來的風尤其悽冷，這樣的日子沒有Power，沒有驚歎號，只有虛軟、看不見盡頭的刪節號。整個河岸貧民窟都由中、南部家庭組成，黏膩的海口腔在風中不會潰散，放眼望去都是給太陽烤得焦黑的皮膚，讓少年父親經常有一種其實從未離開故鄉的錯覺。

然而，這種只是換個村落生活的幻想，一直到他開始上學之後便裂解了。

從淡水河岸出發，少年父親在夕陽中得踩上一個小時的腳踏車，越過長長的台北橋，往右拐進承德路，才能趕在夜間部開課前奔進教室裡。成淵中學是都市感逐漸具體的起點，從少年父親蚵仔門牙邊擦出的鹽漬國語，同樣沉甸甸，揪緊尾音一路向下，與同學們習於說國語的嘴巴都不一樣。這股

「我怎麼不一樣」的感受，原先只是懵懵懂懂的輪廓，終於在升初三的暑假爆發成一記無可忽視的警醒。

這一記警醒還伴隨著對階級差異的初體驗。

不拉三輪車的少年父親阿爸，向同鄉習得了烤わがし（和菓子）的技術，揉進更多麵粉，將精巧的日本點心改造成台灣勞動階層喜歡的飽實感。有很長一段時間，少年父親阿爸就這樣賣力地在廚房扮演「哇嘎西」阿爸，生出一顆又一顆胖呼呼的和菓子，躺在熾熱的烤盤裡，替這一家人在城市裡爭取生存機會。少年父親白天也跟著阿母到工地當挖土工，暑假則到牛皮工廠熬牛皮膠囊，憨憨的腦殼頂在黑黑瘦瘦的身軀上，隱沒在一群工人中，就像一顆彗星的大頭釘。也就是在那條生產線上，他一抬眼就撞見隨著廠長老爸來巡廠房的同學，對方立刻端出小老闆的態勢問：「怎麼？原來白天你就在這裡工作啊？」此刻，那一口燙得平整的國語，不慌不忙輾過他的胸坎，少年父親掩住蚵仔門牙，垂下眼，怎麼樣也不願開口回答。

從今往後，少年父親就決心換一付新嘴巴。

不上工的時候，他捧著字典，按著注音符號大聲朗誦，一字一字沖洗他的國語。每洗過一次，藍天白雲青灰海浪之間，一喇又一喇的蚵田風景就退得更遠，一直到再也沒有人能在他開口之後，指認出那片鹽漬過的鄉。

操著一口好國語，成為一個文明的都市人後，走出河岸泥灘地的中年父親在普世意義上，可說是

完全地成功了。此後，他絕少再夢見那個戀著頭殼的漁村小男孩，趴在火車車窗上，腿上枕著一盒火車便當，想像著無可想像的台北。

評審意見

移動的根由

◎陳列

文字活潑獨特，時而嘲諷卻又含帶著心酸，時而銳利卻嚴肅而細緻。有許多光采煥發的句子，更有許多深刻的洞見。這不僅因為作者對文字修辭藝術的理解和掌握，更來自於敘述者敏銳的觀察、感受和詮釋的能力。當然也來自於對少年父親生命經歷的深情懷想和體恤。全文不僅生動記述了少年父親，和父親的個人或整個家庭掙脫窮困局限的求活意志和過程，也呈現了台灣在一大段年代裡，人們的生存境況，城鄉甚或階級的差異，以及社會力移動的若干苦楚根由。